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四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 卷四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式明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  
以諫和帝大悅也

班固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修

# 文選

四十九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528

史論上

卷六十一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上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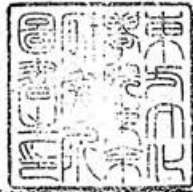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

論





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

言鵠之鵠水鳥也漸進也言鵠

鳥能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此三人皆有大本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鶯雀

也小鳥一喻俗人也進千里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

皆以大材初因爲俗所薄遠迹羊豕之間非若鷺雀不知鴻鵠之志也

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中郎遷御史大夫言皆屈高遠之迹以牧羊

豕也時謂徵賢良時此位則丞相大夫也  
善曰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豕海上

四十餘乃學春秋武  
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  
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  
賢良文學對策年

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以入山牧

一、卷之三  
三、卷之四  
五、卷之五  
七、卷之六  
九、卷之七  
十一、卷之八  
十三、卷之九  
十五、卷之十  
十七、卷之十一  
十九、卷之十二  
二十一、卷之十三  
二十三、卷之十四  
二十五、卷之十五  
二十七、卷之十六  
二十九、卷之十七  
三十一、卷之十八  
三十三、卷之十九  
三十五、卷之二十  
三十七、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卷之二十三  
四十三、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卷之二十五  
四十七、卷之二十六  
四十九、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卷之二十八  
五十三、卷之二十九  
五十五、卷之三十  
五十七、卷之三十一  
五十九、卷之三十二  
六十一、卷之三十三  
六十三、卷之三十四  
六十五、卷之三十五  
六十七、卷之三十六  
六十九、卷之三十七  
七十一、卷之三十八  
七十三、卷之三十九  
七十五、卷之四十  
七十七、卷之四十一  
七十九、卷之四十二  
八十一、卷之四十三  
八十三、卷之四十四  
八十五、卷之四十五  
八十七、卷之四十六  
八十九、卷之四十七  
九十一、卷之四十八  
九十三、卷之四十九  
九十五、卷之五十  
九十七、卷之五十一  
九十九、卷之五十二  
一百零一、卷之五十三  
一百零三、卷之五十四  
一百零五、卷之五十五  
一百零七、卷之五十六  
一百零九、卷之五十七  
一百一十一、卷之五十八  
一百一十三、卷之五十九  
一百一十五、卷之六十  
一百一十七、卷之六十一  
一百一十九、卷之六十二  
一百二十一、卷之六十三  
一百二十三、卷之六十四  
一百二十五、卷之六十五  
一百二十七、卷之六十六  
一百二十九、卷之六十七  
一百三十一、卷之六十八  
一百三十三、卷之六十九  
一百三十五、卷之七十  
一百三十七、卷之七十一  
一百三十九、卷之七十二  
一百四十一、卷之七十三  
一百四十三、卷之七十四  
一百四十五、卷之七十五  
一百四十七、卷之七十六  
一百四十九、卷之七十七  
一百五十一、卷之七十八  
一百五十三、卷之七十九  
一百五十五、卷之八十  
一百五十七、卷之八十一  
一百五十九、卷之八十二  
一百六十一、卷之八十三  
一百六十三、卷之八十四  
一百六十五、卷之八十五  
一百六十七、卷之八十六  
一百六十九、卷之八十七  
一百七十一、卷之八十八  
一百七十三、卷之八十九  
一百七十五、卷之九十  
一百七十七、卷之九十一  
一百七十九、卷之九十二  
一百八十一、卷之九十三  
一百八十三、卷之九十四  
一百八十五、卷之九十五  
一百八十七、卷之九十六  
一百八十九、卷之九十七  
一百九十一、卷之九十八  
一百九十三、卷之九十九  
一百九十五、卷之一百

...

1

10

大韋昭漢書注曰遠  
謂耕我在遠方也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

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見主父而歎息濟方是夷也武帝時也實服也四夷制度

徵隱之車枚生枚乘也如前人不能及也蒲輪

見嘆息曰何相見之晚善曰漢書曰武帝  
為太子聞於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

車蒲輪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  
時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

召入見謂曰公安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

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羊良也曰拔芻擢皆謂牧

用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以善心計為衛  
侍中善曰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

青奮於奴僕日碑出於降虜家僮衛媼通生青後擢爲侍中是奮起於奴僕也衛青者取母之姓也全日碑本匈奴休屠王太子降漢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其肥上拜爲馬監好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已  
之曩昔也傳說代胥靡板築殷王高宗求而得之以爲相寧戚飯牛於齊門桓公見而用之  
言此數君之遇亦同之朋已辭也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傳巖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問呂氏春秋曰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  
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

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爲侍御篤行則石建石慶  
石慶皆善曰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實直則汲黯卜式  
皆重之善曰郡國不便黜已見西征賦漢書推賢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黜已見西征賦漢書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四郊置驛以迎天下賢士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畫遂  
鄭固至他皆天下名士  
二人共定諸律令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  
至中大夫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



羽枝臯

向曰相如與史遷同姓也滑稽猶脂

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救臯字應

對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嚴助為君上

夫與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閤此二人修

並在左右

太初歷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

都巴郡落閣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閣字長

公巴郡閬中人同縣明隆薦閣文地理隱於落亭

武帝時友入同縣明隆薦閣文地理隱於落亭

通曰姓有落侍中辭不受風俗協律則李延年

運籌則桑弘羊濟曰李延年善歌新聲為協

律都尉延年善歌新聲為協

聲為協律都尉延年善歌新聲為協

中奉使則張騫蘇武使匈奴並著誠節也

善曰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二入俱

已見西征賦

金日磾常謂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子君行周公之

事光讓曰磾曰漢書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子君行周公之

輔少主也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甚霍光曰子君行周公之

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臣立少子君行周公之

之輔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

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謂諸道術

者勝盡也與起也言起作功業制度後代無

能及武帝也統紀纂修洪大也繼修大業謂

修武帝故事善曰國語曰祭亦講論六藝

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洪大也繼修大業謂

招選茂異翰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招引

選擇也茂異謂茂才異等善曰



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蕭望

之修齊書梁丘賀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並以

成修詩嚴彭祖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並以

儒術進為著職也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並以

齊詩事同縣后倉又善春秋尹更始理穀梁並以

房受易賀入說上善之賀為郎至長信少府又

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

祖字次公與頤安樂俱事睦孟公羊春秋有

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章諫諍見幸於帝將相則張安世

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世為車騎

將軍趙充國討西羌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

吉于定國皆丞相杜延年為給事中並有名稱

善曰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太

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治民則黃

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史曰黃霸為膠東相龔

遂為渤海太守鄭弘為淮陽相召信臣為東海

陽太守韓延壽為東郡太守尹翁歸為東海

相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此數人皆在職平直而有聲

譽帝善曰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膠東相刺史

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曰龔遂字少卿宣

帝以為渤海太守入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宣

鄭弘字擇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

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

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

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

曰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  
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  
張已見賦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  
其次也翰曰武帝時也

### 晉紀論晉武革命一首

于令升

銑曰何法盛晉書云于寶字

國史遷散騎常侍晉紀論者歸於

魏命之華改也言改魏命歸於

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善曰

何法盛晉書曰廣賢字令升新蔡

人始以尚書郎起宣帝迄愍五十三

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三

年評論切中

咸稱之善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

事也

後向曰俟待謝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

二者

善曰尚書曰侯天休命淮南子曰文質

異時

建不同質其立帝王之興或文或質

文質

再而復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

質三

而復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

前為

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良曰栢皇

帝王

號為謂象法也言不自有其功但執淳素

而不

求其報象法也言不自有其功但執淳素

昔者

栢皇氏善曰陸氏若此獨不知至德之時乎

有老子

曰天地大矣成而弗鴻黃世及以壹本

字一

民也韓言如此以一人之心不令有二



人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人及以為禮

**外禪順大名也**銑曰內禪不舉兵戈之事故

順大各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庾震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禪位表曰夫庾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出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引之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伐向曰湯伐桀武王伐紂以格其昏暴

天人厭之故應而伐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高光爭伐**

**定功業也**齊曰高祖善曰漢高祖項羽王莽克仲長子昌言曰高祖二相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各因其運**

**而天下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

數而天下之時善本有

**古者敬其事命**有則字

**命而用其終事**始者謂堯也今謂陳留王也終

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

二月禪位於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始命今以時卒閱其事也

**豈人事乎其天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

**晉紀摠論一首**帝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

名摠論



于令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任為文學掾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值記於朱攜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

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善曰于寶晉紀曰魏計策也嘉善屢數也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中多遂服輿軫驅馳三世善曰輿軫車也謂乘為丞相助善曰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無武帝文為丞相助善曰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無武帝文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也言任數術之使人使之知其善者必取擢而用矣采拔擢也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人曰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向和人則哲能官人曰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向懷柔畢盡也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齊曰鄧艾為典農掾宣王見郎隙卑細貌州泰先任荆州刺史裴潛從事潛每使泰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二州刺史父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善武而泰善文言宣王能委任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大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荆州刺史裴潛宣王由此泰為從事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泰為從事

知歷充豫故能西擒善本不孟達東舉公孫

淵良曰孟達為金城太守公孫淵為遼東太守

善曰子實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親

征之晉其城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

守景初元年違司馬宣王征遼斬淵傳首洛陽

燕王三年違司馬宣王征遼斬淵傳首洛陽

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王陵曰夷滅也曹爽與宣

王陵謀立楚王奏廢之後有反狀夷三族太尉

面縛而降善曰夷三族又曰高祖乃奏事永寧

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甚晉紀曰高祖乃奏事永寧

宮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乃奏事永寧

陵于壽春初夷三族又曰高祖乃奏事永寧

也謀更立楚王彪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

之京都飲藥而死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神略曰

言智如神斷決止法言云湯武桓桓征伐四

克四克謂充於四方善曰楊雄連珠曰兼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維御羣后大權在

日湯武桓桓征伐四克善曰春秋孔演圖曰

已柄在已維持御使也羣后象官也權柄言國

天子執圖諸侯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

得之大權成支吳人輔車之勢濟曰諸葛亮蜀將也節制

支亦非也輔車之勢謂吳蜀為援助而宣

王能拒之善曰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

謂入其城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宮之軍旅屢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

宗承基太祖繼業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法從此始立也翰曰世宗景帝也世宗薨為

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太祖世宗景帝也世宗薨為



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繼業謂相繼以成帝  
業者也善曰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高祖  
崩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  
易曰世宗承基太祖姓與能大在軍旅屢動文上  
善序世宗承基太祖姓與能大在軍旅屢動文上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欽曰玄豐李豐  
族欽文欽誕諸葛誕此二祖人俱為亂欽則景  
帝將誅而奔吳吳誕則太祖斬之夷三族也  
善曰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  
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夷迎豐至  
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勇士蔡殺之  
夷懷異志乃喬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有帥  
中軍討之欽敗得八兵又曰鎮東大將軍諸  
葛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潛謀雖密而在**  
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淮浦再擾而許洛不**  
**幾必兆也**向曰幾微兆見也

**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濟曰淮浦許洛謂欽  
皆黜異圖咸黜之人以明尚書前帝之業也  
曰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前帝之業也  
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推轂而送鍾會  
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推轂而送鍾會  
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父諸軍  
指授方畧使征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  
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  
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以內寡人制之閭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  
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齊尚書曰不庸蜀人驅至**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翰曰三關謂蜀有陽平關江關白水關也電  
掃言疾也劉禪蜀主也入臣謂降也善曰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國  
張瑒漢南紀曰蜀有陽平關白水關此為三  
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將  
縛與觀諸壘門范曄後漢書閭忠說車騎將



軍皇南嵩曰旬月  
 之間神兵電掃  
 天符善本府字作  
 人事於是信  
 矣善曰東觀漢紀耿純說上始當非常之禮  
 終受備物之錫備物謂祭器之禮謂加九錫也  
 寶晉紀曰天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名  
 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名  
 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公向曰崇高也周  
 伊尹高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伊尹云權制至  
 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周公伊尹也天子  
 於世祖遂享皇極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  
 建用皇極宋均曰建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正  
 位居體重言慎法得良曰中正之位天子位也  
 真其法令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而重其言體  
 法言曰重言重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

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也斷決也

詠惟新四海悅勸矣新君曰言人皆歌詠思其

悅相勸勉而從之新君曰言人皆歌詠思其

周新君曰言人皆歌詠思其

犯難人忘其死悅之入大民勸矣以聿修祖宗

之志思輯戰國之苦帝修先祖欲伐吳之言武

思和戰國之艱苦輯和也善腹心不同公

卿異議濟曰腹心謂近臣也異議謂張華王

納有善本獨字羊祜之策以善有善本善上為衆

良曰征南將軍羊祜上疏請伐吳上納其策  
以從衆人之所善善曰于實晉紀曰征南  
大將軍羊祜來朝時亮云必以國家之盛強臨  
吳左氏傳樂武子曰善均從衆故至於咸寧  
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善亦不可乎故至於咸寧  
之末遂排非善本作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咸寧  
武帝年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  
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善曰于實  
晉紀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  
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  
勗等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  
諸方汎舟三峽介馬桂陽陽郡名三峽山名  
大舉汎舟三峽介馬桂陽陽郡名三峽山名  
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禪  
林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  
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  
鞍齊侯不候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齊侯戰于

高帝役不二時江湖湘字來同舉師役也

三月一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歸晉

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

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

主孫皓面縛與觀降于夷吳蜀之壘垣通二

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

夷唐堯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

塞唐堯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

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善曰

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彭

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莫不

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也良曰太康武帝年

同軌也善曰禮記曰牛馬被野餘糧棲畝

今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上



行旅草舍外間不閉韓曰餘糧積畝謂禾穡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行旅草宿間而不收言無盜賊也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商賈多寶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毛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召伯所茂同民相遇如善本如上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統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善曰禮記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人善曰禮其親不獨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謬向曰言也下無窮人謂百姓盡富善曰莊子子糾而天下無通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華本作代之一時矣雖未洽



上古謂百代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百代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下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太傅作亂被誅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黜為庶人母為惠帝母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廢為庶人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韓曰夷誅也族門也太子立之事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太后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善曰于寶晉記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旨因諸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



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宗子無維

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

城之助而關伯實沉之卻歲構

封之以實沉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

季曰實沉不相穆以干戈相討言諸王兄

子維構卻如關伯子產曰昔高辛氏有德維

曰關伯季曰實沉居曠楚不相能日尋師尹

干戈以相征討關伯實沉則參商也

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尹向曰師

也使萬人具瞻之以成其貴顛仆墜落幾殺

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善曰詩曰

赫赫爾瞻尹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

官之謠易其號為太上皇時中書令繆播云

太史星變當有免官天子也徒歌曰謠播云

曰減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康二年禪位于趙

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

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星變事當

有免官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德良曰人不見為

善曰左氏傳卜偃曰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曰

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曰

言朝居貴如伊尹周公之賢夕見屠戮則為

夏桀盜跖之惡善曰莊子曰施不及三王

天下大駭矣下有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

盜跖上有魯史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

夜蟲之赴火無能明之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

譽則見脅於勢利之人干紀謂干犯國之綱

紀言輕薄小入役姦惡之智與時政相投如

夜蟲之赴火無能明之者為善敗者為惡實理

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滅氏曰無

或如滅孫統于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

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土內外混淆庶官失才  
 歸之若蟬之赴明火也  
 向曰混同淆亂庶官失才失賢才  
 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天網  
 為惡者反獲善名是名實反錯也  
 東也解束謂失綱紐也善曰管子曰維也紐  
 而案實案實為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  
 名實實相為情  
 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  
 固良曰迭更也三十斤曰鈞四鈞曰石言亂  
 岳牧輕薄不堪重任關塞之禁不結草以  
 攔閼人善曰漢書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  
 鈞見老鉤人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氏之役魏  
 顯見老鉤人結草以亢杜田躡而顛仆李辰  
 石米傾之於荆楊  
 掠楊州刺史陳徽起兵為

義武勇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  
 應之石冰略以山都民丘沈為主石冰劉淵王  
 彌撓之於青冀諸郡縣自離王彌起兵攻破  
 東莞復攻青州諸郡縣自離王彌起兵攻破  
 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寶晉紀曰  
 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  
 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二十餘年而河洛  
 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皆為劉曜劉粲所破化城丘墟戎羯謂羌胡  
 也二帝謂愍帝懷帝也懷帝為劉曜所虜愍  
 帝為劉曜所虜愍帝懷帝也懷帝為劉曜所虜  
 云山陵無所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  
 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又愍紀  
 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  
 平陽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不為政也四維亡在於此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也良曰弊衰也誰能救之言不可救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貪作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縣曰素習也離石吏謂無所主當也善曰于寶晉武記曰太康年詔淵領北都尉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

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

敵也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驅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眾謂無部

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此吳蜀之敵遠矣善曰曾子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咋

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向曰耒耜衣裳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裳為旗幡

皆非戰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

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善

無芥字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隣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拾遺

草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拾遺謂如拾遺

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

如鴻毛取楚如拾遺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

為奴僕而猶不獲良曰劉曜入洛陽殺吳王

尸塗路不可勝數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

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大夫竟陵王

其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

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

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橫出妻夫天下大器

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

也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畜養

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相傾是其常勢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

可為也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

相對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

利害相殘猶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作原

未常整靜也善曰周禮曰以燎燒也靜息也

壘曰蓄流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沿

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者當用大道也言天

下勢動不可以爭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

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

利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

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紀也能禦百姓皆

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德謂古

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

凡主取人以自養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



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母寧使人謂子子實是

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

魚之趣淵澤也銑曰感而應之謂聖德之

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入附之此皆

相感也淵善曰毛詩曰鵲彼晨風鬱彼北林

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

居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

應天順人隨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

威之濟曰善曰禮文以防君子治民莫善於威小

毛詩引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左氏傳謹

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良曰喻曉也言

百姓也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

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惠

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知向正道矣方道也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師禮記曰樂行而入察之

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入察之

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鵠冠子所謂

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銑曰言

俗故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善曰孟子曰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猶解倒懸也老子曰

君子所居樂其俗趙岐孟子治蒲孔子曰此其恭

敬人盡力故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曾懷曰

篤厚也閭里門鉗除也胃懷心府也善曰

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

於身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  
義 死終不言入彼君之化見有危難則授命而  
士 見危致命又子曰志又況可奮臂大呼聚  
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又況可奮臂大呼聚  
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 義曰干紀也紀綱也  
天 下響應而亂言入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  
犯 綱紀而為亂乎言不可也善曰漢書淮  
南 王安上疏曰陳勝吳  
廣 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  
難 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翰曰傾崩也  
有 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  
深 廣又不得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  
善 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是以  
木 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是以  
昔 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

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統曰人心不遷故長  
代 有天下者中問豈無僻 之主 哉而不亡  
者 蒙先入道德以維持也善曰左氏傳韓  
厥 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 之祿夫豈  
無 僻主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 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

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齊 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子者男子之義  
稱 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  
樂 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期也善知  
樂 則體人之情故聽之知所以識安危也也善  
工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  
亡 乎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觀於是其先

生於姜嫄而天下善 本作 昭顯文武之功起  
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昔 周之興也后稷



於后稷之先曰姜姓也嫫后稷母名也后稷周  
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文武  
王也善曰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嫫文而  
之功起於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翰曰克配也言后稷  
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植之功配天而食蒸  
而得中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  
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配天又播  
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天者  
言反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胎家室是也實  
其性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郃胎家室是也實  
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大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使無變改家室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  
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  
黍稷堯改封於郃就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  
其家室無變更也



去郃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  
橐託于囊向曰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郃  
狄地名大曰橐小曰囊皆盛糧食之器也  
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  
為狄人所迫遂不忍關其民去陟則在囂復降  
在原以處其民也言人陟也囂小山也降下  
或下原反覆重苦也善曰毛詩大雅文也  
毛萇曰囂復下在原以至於大王為戎狄所逼  
言反覆之重民居以至子大王為戎狄所逼  
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良曰大王王  
也杜牧也善曰莊子曰太王賈父居也杖策猶  
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

策而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善本作西水辭

至于岐下率循也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

善曰毛詩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

狄循漆沮也循西水涯漆沮側也謂曹父避

水而至岐下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

也故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

失也從之於岐如歸市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

古公處邠狄人侵之乃屬其善者而告之曰

吾聞之君子不以其養人者而害之二三子

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邠人

曰仁人之君不可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邠人

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言所從者漸多善曰

百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一年每勞來而安

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集之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之人而人安

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

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良曰慰安止居

右處之疆善曰毛詩大雅文曰宣畝隴也言各

安其業善曰毛詩大雅文曰宣畝隴也言各

理其心定乃安穩其田畝也鄭玄曰而處之乃疆

宣以至於王季能貺其德音翰曰王季太王

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音善曰毛詩曰維

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毛詩曰維

義曰度貺靜也鄭玄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

曰毛詩曰克明克類克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貴刑罰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始使之至于文王備

修舊德而惟新其命季之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向曰德也言文王修王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

文王而受命言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

恭敬遂來此多福善曰毛詩大雅也言能

懷思也謂能明事上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

言以成其福祿善本有也良曰由此觀之謂

本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老人也

言能親九族用黃髮之言以成福祿



毛詩行而其後妃善本作躬行四教教翰曰四

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是也

功鄭玄毛詩箋曰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

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銑曰師傳女師傳

之道使恭儉勤勞也善曰毛詩葛覃序也

詩曰葛覃女功之事煩辱者也故其詩曰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本有也字

寡妻嫡妻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

族又能力正理於國家善曰毛詩大雅也

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

之德濟曰詩曰漢有將女不可求思又肅肅

能化之使有潔白純一之德武夫善曰毛詩曰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

之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貞女雖出然也

腹心鄭玄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良曰天保詩

詩名外謂夷狄也於善本有天下三分有二猶

外謂夷狄也是善字天下三分有二猶

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未至翰曰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猶曰天命

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言能以謙退之

道而入歸焉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

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

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王曰三聖謂文

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也名教謂

號令也保安也謂安定大功以和衆也名教謂

也長子崇侯譖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

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

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

曰夫武禁暴戰兵保大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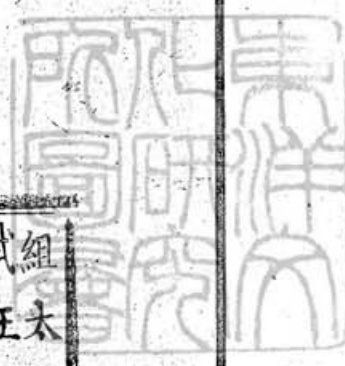
盡善也向曰著明也大武王樂也容盛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

武盡義矣未盡善也



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  
女工衣食之事也齊曰遭變謂管蔡流言也  
詩也農謂播殖之事也女工謂幹濯故自后稷  
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  
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良曰靜安也  
始於安民九十五王世修德業至于文王始  
平之以受命也十五王至武王也始居王位  
也十八王康王也克明也言積仁至此始能  
安理天下也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二年穀  
洛闢王欲塞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靜民  
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其難也如是幸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  
播百穀以始安民九十五王世修其德至文  
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  
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踰公非高圉亞圉公陶



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王也故其積基樹  
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王也  
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  
綿也善本有也字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  
根之遠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  
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  
公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  
及其安人善本作立政者其揆一也銑曰言  
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爲政度之一致也  
文尚書有立政篇孟子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百王事捷於三代盖有為以為之矣向曰烈  
王請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  
急如此蓋取天下爲己而不爲人也善曰

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  
 英雄誅廢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  
 也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在  
 及公劉修仁恩也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  
 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  
 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  
 於亳良曰齊王芳明帝崩即皇帝位大將軍  
 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言齊王不  
 明不得諸如太甲反位於亳也亳太甲都也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  
 位太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  
 蕃于齊尚書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高貴沖  
 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  
 人不得復子明辟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



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仲童也昔  
 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  
 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善曰魏志曰高貴  
 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  
 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  
 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帝弟濟以矛進帝崩  
 于師尚書曰朕復子冲入弗及二祖逼禪代  
 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期不暇待三善本作分八百之會也  
 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知武王興兵而  
 會諸侯也善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  
 曰二祖景文  
 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  
 向曰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  
 厚也二謂不二心之臣也善曰景福殿  
 賦曰武則元基尚書曰昔風俗淫僻恥尚失  
 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



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齊曰潘過僻也莊老放誕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學退  
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善曰寶晉紀劉弘  
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共尚無為貴談莊老弘  
有談者虛薄為辯而賤名檢善曰本傳儉字  
談也名檢法度也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  
不洽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  
瞻表曰元康以來以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  
儒術清儉為羣俗  
狹節信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  
表曰以容放為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  
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  
魏文慕通達而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  
天下賤守節也  
正則見鄙惡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居正者

傳曰君而巳公羊當官老以望空為高而笑

勤恪齊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

之量尋文謹案目署空顯以台衡是以目三公

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良曰言時

皆蕭然自放杭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

言君上之議虛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

正皆謂之俗吏翰曰屢數也言此二人論治人之

彈邪正時皆謂之俗吏善曰武帝重之訪以治

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啟出赴

妹蔡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

隱晉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其倚杖虛曠依

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銑曰倚依也執持曠  
依阿無心謂曲從不察言如若夫文王曰景  
此之人皆負海內重名也  
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善本  
字以為灰塵而相詬候病矣向曰嗤笑黜辱  
仲山甫之勤人皆共笑辱輕之如灰塵恥之  
以為病也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晨弗皇暇食毛詩曰蕭蕭王命仲山甫將  
之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  
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由是毀譽亂於善  
曰詬恥也嗤笑也黜退也  
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善本之塗選者為人  
擇官官者為身擇利齊曰言毀譽善惡皆不  
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所  
趣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



愛私推所幸不復為官而秉鈞當軸之士身  
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兼官以十數良曰秉執鈞平軸重也言執權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均四方是維不寬大極  
鹽鐵論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善本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其尊重皆少能錄  
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失也善曰漢書解故  
曰機事所摠號令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  
蔑胡廣曰機密之事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  
邁超越不拘資次銑曰言貴戚子弟不拘資  
多因勢家之子率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善本  
字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競之  
未悉向曰悠悠勢利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  
悠悠周流貌風塵以喻汚辱晉列官千百無  
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讓賢之舉銑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

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子真著崇讓而莫之

省良曰劉寔字子真疾時貪競著崇讓論而

讓盛未與賢者壅滯少府劉寔著崇讓論子雅

制九班而不得用翰曰劉頌為吏部尚書作

字頌所駁事不見行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

駁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銑曰傳長虞為司

彈糾百僚多不見從善曰孫盛晉陽秋曰

奏百僚王戎其婦女莊柳織絳金皆取成於

婢僕向曰柳梳也織絳理縉帛也言皆妾婢

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未嘗知女工絲枲胥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齊曰絲治繭也中饋謂

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知此事矣

織組紉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

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黷亂上下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

也夫父曰舅夫母曰姑反易剛柔謂陵夫之

正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善曰爾

雅曰婦稱夫之父母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

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

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父兄不  
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不  
善本作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  
弗字  
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不罪之志行也言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  
婦人教禮見責修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  
婦人教禮見責修德行以輔佐君子者乎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决  
其隄防如火期畜而離其薪燎也  
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  
積水而决隄防欲火而離薪燎也  
氏春秋曰若積大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  
水而失其壅隄矣

之謂乎  
左氏傳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將亡本必先顛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而後技藝從之  
弛之所由也  
教崩弛也弛廢也  
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  
賈充之爭善字而見師尹之多僻  
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曰有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五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  
大在後純曰有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以在後純曰有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言純乃祖為五伯又曰充考平吳之功而本  
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曰充考平吳之功而本  
無而  
字知將帥之不讓  
平吳之功而本

之謂乎  
左氏傳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將亡本必先顛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  
而後技藝從之  
弛之所由也  
教崩弛也弛廢也  
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庾純  
賈充之爭善字而見師尹之多僻  
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曰有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五伯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此言相答也師尹  
大在後純曰有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以在後純曰有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  
言純乃祖為五伯又曰充考平吳之功而本  
之先為市魁故以戲答曰充考平吳之功而本  
無而  
字知將帥之不讓  
平吳之功而本



則知將帥不讓也善曰子實晉紀曰王渾  
愧久造江而王濬先之乃表濟達詔不受已  
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思郭欽之謀  
實繁有徒欲構南其成此貝端  
而悟戎狄之有釁欽上書言我御史大夫郭  
為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為患  
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言思此謀  
則欽戎書曰為釁善曰于寶晉紀御史大夫  
郭欽戎書曰為釁善曰于寶晉紀御史大夫  
皆與戎黨不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  
半陽上黨不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  
地西河平安定復上郡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  
置焉翊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  
百官之邪議而亡傳玄上書云使天下無復謀  
嘗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  
也曰朕謂劉毅曰朕方漢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  
拒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入私門以此  
言判知百官邪僻也



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  
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  
顯謂劉毅曰朕方漢之病復發於今日也上  
雖不及古賢猶克已為治方之桓靈帝曰吾  
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於官  
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於官

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傳咸曰核傳咸  
以貨賂流行良宜深絕魯褒又作錢神論言  
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也善曰于寶晉紀  
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  
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  
氏傳曰官之失德寵賂衰民風國勢如此  
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衰民風國勢如此

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非賢非愚謂  
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善曰賈誼  
過秦篇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  
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

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辛有必見之於  
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有適伊川見被髮  
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國無主其能久  
乎聘請觀樂使工人歌陳曰野者曰不東遷也  
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東遷也辛有  
其我乎其禮先亡矣又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樂使工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以君范  
無禮乃使祝宗祈死賈誼必為之痛哭以君范  
可為痛哭者一也善賈誼曰左氏傳云國家之事  
自鄆陵之役其使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  
敬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  
於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又況我惠帝以  
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  
放蕩字本作蕩之德臨之哉壞向曰晉室禮樂崩  
蕩善本字



守之且猶不濟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  
之乎善曰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  
上帝下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  
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  
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濟曰賈后惠帝后肆虐虐殘也六宮中宮也  
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妹也相  
助為妬忌淫亂事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  
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言晉室不道而致敗壞  
賈后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  
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摘之  
子隨刃墜又曰韓壽懷帝承亂之善本有得位  
妻賈午實始助亂  
羈於彊臣也良曰承亂謂東海王越也善曰于  
海王越紀曰太傅政東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  
虛名刺史闕昂立以為主後遷於長安也言





徵發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左  
兵校尉齊王同相攻同敗縛至上前又叱左  
右與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都王而懷帝  
欲先誅又出征連戰敗走遂誅之  
以豫章王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  
太弟即位崩謚曰孝懷劉向文善本作  
皇帝尚書曰天位艱我水名者得之起事  
滅亡之後有少而如善本作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善本得下朋按愍帝蓋  
秦王之子也善本有得位於長安善本又有一  
善本又字固  
秦地也銑曰讖驗也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  
南得朋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後  
業為皇太子即位于吳孝王之出為秦獻王後  
長安崩謚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



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晉紀愍  
帝詔琅邪王獻曰  
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  
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或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上諱業故改鄴  
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  
極不建禍辱及身皇向曰微祥謂識與嘉禾也  
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豈上帝臨我而  
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善本  
作乎  
字何濟曰帝天也言豈天於我懷帝有二心  
乎何其先降祥瑞而速滅亡哉應由人不能  
弘道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有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  
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



昌盛也烈業也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善  
 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帝諱睿字景文嗣為  
 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  
 曰淳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君也明配至尊名為皇后后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  
 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善  
 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  
 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

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

司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  
 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貞布官分事各有典  
 掌頒布務事也善曰禮記曰舜娶於蒼梧  
 之野蓋后妃四星其一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  
 蓋象后妃四星其一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  
 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  
 但立二妃而己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妃  
 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三而九合十妃  
 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  
 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曰九嬪也女御也五者  
 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  
 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事時  
 御序于王所世婦掌容賓客祭其屬而事女  
 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  
 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彤管記功書過齊曰皇后有女史之官

詩曰靜女其嫵詒我彤管管赤管筆善曰毛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

發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也良曰保養

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者而教訓之環

珮玉為之以節行步善曰列女傳曰齊孝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

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隨車碎孝公使

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后妃踰闕必乘安

車輜駟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

環今立車無駟非敢受命也進賢才以輔佐

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輔佐曰后妃之德當

官哀思也思得淑大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

也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

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

內則教婦入法則善曰魏文帝典論曰欲

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教閨房肅雍險詖

善修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閨房肅雍險詖

險詖字作不行者也行謂不肅敬雍和也險詖不

善曰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

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謂

之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

譽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諷刺后君警過也

起姜后待罪永巷色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朝以見君王樂永巷忘德也善曰列女傳曰

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

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

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入不出

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

不才妾之滯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

諸侯無尊卑之別章別也

王東徙洛邑周室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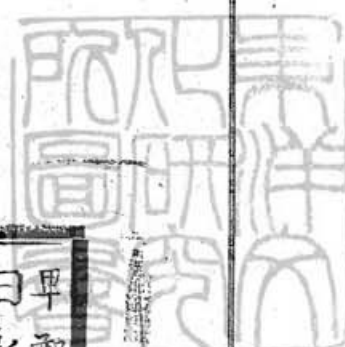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齊侯好內嬖如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

國亡身者不可勝數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  
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秦之時并六國無秦  
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之數八品謂皇  
妾美之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  
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  
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  
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漢興因  
有義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  
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釐力之切皆循釐理也  
善傳曰孔安國尚高祖帷薄不修孝文在席無  
弊也文曰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  
幸席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者大臣坐汚穢漢書孝文皇后景帝母也上  
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皇后景帝母也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  
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



卑鄭玄周禮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

作飾玩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

千增級十四也向曰簡少也武帝更增淫逸之費掖

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妤通前八品

華充衣各首爵位而元帝加昭儀與因秦之

稱號至武帝制班婕妤好元帝加昭儀之號九

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

之詳矣亂國之迹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及光

武中興新雕為朴素也善曰新雕鏤却為朴

漢興破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  
綬倖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義人宮人彩女三



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  
 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  
 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已善本作上  
 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  
 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取也詳  
 審淑善哲智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  
 紫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  
 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長壯狀貌有法相者載入後宮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  
 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閭之言權無私  
 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銑曰令善閭門限也



正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化  
 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閭內言不出於閭  
 向使因說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向曰謂因明  
 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改正后妃之制貽  
 厥方來豈不休哉齊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  
 遺後世豈不美哉善雖御已有度而防閑  
 曰毛詩曰貽厥孫謀善未篤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度為  
 毛詩序曰魯桓公善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翰  
 授與也言章帝之時漸以色與寵幸也善  
 曰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  
 炘第五子也恩隆好合遂忘潘蠹自古雖主幼  
 時難善本作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

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銑曰好合謂志意也宰大臣也重器天子位也唯秦羊爾太后始攝

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向曰

右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秦姓善曰

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

為昭襄王穰王母楚人姓羊氏號宣太后又

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

言穰侯擅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

權於諸侯

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仍濟曰

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桓帝

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

章德實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

勢立閭弱之主臨朝稱詔卒見此六后皆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王

慶子瑒帝崩鄧太后與兄騰定策禁中立之

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

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

梁太后與兄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養解

讀亭侯桓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

德實太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

臨朝順烈梁太后立沖帝太后臨朝桓思靈

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

宮雲臺家屬徙北地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

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莫不定策帷突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

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

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岸之下

良曰奕帳也孩童小兒也言皆貪久長執政

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

也享利之深則禍敗速至謝弼曰實太后幽

隙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



下纓繞縵墨索繼學也固犴獄名善曰范  
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實太石幽隔空宮  
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在縲繼以見天下論語  
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繼之中非其罪  
也詩曰宜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  
犴宜獄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  
焦爛為期翰曰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  
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卒至焦爛也赴蹈謂奔  
運命論曰前鑒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  
劉胤商賈繼路藉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  
而見羈則赴蹈湯火索崧後漢書朱穆上疏  
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終於陵夷大運  
淪亡神寶國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  
陵夷至于尚書曰天下七崩史記大運一終也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漢書  
詩書所嘆略同一揆向威之詩云赫赫宗周褒  
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

惟家之索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  
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  
滅也尚書曰古人有言故考烈列善本作行迹  
批難之晨惟家之索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乎篇齊曰行迹謂所行其以恩私追尊  
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  
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善本係之此紀以續  
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  
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  
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  
也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  
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